

00535
318
:2

中國國民黨講

集第二集



MG
D693.09
15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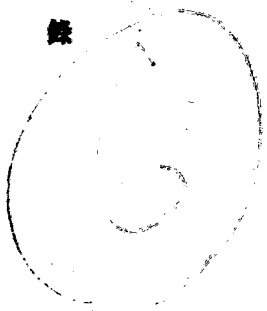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國民黨講演集 第二集 目錄

中國國民黨何以此次的宣言.....汪精衛

政治與羣衆.....汪精衛

目
錄



一

01694

中國國民黨何以有此次的宣言

汪精衛
北京國民黨黨部

中國國民黨的宣言，已由全國代表大會正式的公布了。宣言的內容，已明明白白的揭露出來，供黨內外人的研究和討論。我如今所要說的，卻是中國國民黨何以有此宣言？又何以將此宣言公布於天下？

我相信我自己和我的同志，在今日的環境中，精神上有一種說不盡的苦痛；便是中國的現狀和我們的主義不能相合，不但不能相合，而且相反；我們根據主義來建設中國，理想上現狀是要如彼如彼的，而今日的現狀卻是如此如此，難道我們當日的革命是要做成如此的現狀的麼？那必不然，然則革命以後，中國的現狀何以竟至如此？

中國以內，無論何處，都是曾經過一度革命的影響的。自經過一度革命的影響以後，所發生出來的現狀，卻是武人猖獗，官僚放恣，眞真是民不聊生，和革命的主義，立於極端反對的地位。

這些現狀，自北京以至凡在武人官僚勢力下之各處，是隨時隨地，無不發見的。這還可以說，以上各處，都已在反革命勢力盤據之下，然則革命黨勢力所及之地方，又如何呢？革命黨勢力所及之地方以廣東爲例，略說如下：

民國十年至十一年六月以前，廣東有些市政的進行，有些教育計畫的設施，也有些縣知事民選的試辦，表面看去，似乎是有革新的傾向了；然而按之實際，平民政治的基礎，全未奠定，和平民政治最不相容的如募兵

制等等問題，全未解決，在這種的地盤之上，施行種種革新的事業，設個極不堪的譬喻，就和一個人身體上有了隱疾，卻將美麗的衣服來遮住體膚，浮豔的脂粉來掩住面容，是一樣的。這一個人精神上的苦痛，也可想而知了。

十一年六月以後，至於今日，索性連那些裝飾品也不要了，赤裸裸的將渾身的隱疾暴露出來，古人說得好，「諱疾忌醫」，如今疾是不諱了，醫卻還是忌的。

十年冬間，有一個外國朋友，來看廣東。他對我說：「喂！這不是國民黨得了廣東，卻是廣東得了國民黨呢！你看國民黨進了廣東之後，只見廣東，不見國民黨了！」我聽了他這番話，只有置身無地。他又

對我說：「我惟有希望你們撤了廣東，從新再做。」
廣東不難，只是交給誰呢？難道交與吳佩孚麼？

我答道：「我們撤了，他聽了也只有啞然，不知所答。」

去年冬間，另有一個外國朋友，也是如此的說，他說：「你們不要苦心維持廣東的現狀了，這是沒有什麼價值的。」我答他：「我們不維持，交給誰維持？交給廣東一班羣衆麼？羣衆是不知道承受的，交給敵人麼？包管敵人比我們壞十倍；我們是不得已的，纔弄得這樣壞，敵人是安心的要弄得那樣壞。」他聽了，也是無言可答。

諸君！我不是將什麼「吉栗各六之言曰」什麼「古里丹都之言曰」來眩惑聽者；我不過因爲他們「旁觀者清」罷了。我也不是對於

「吉栗各六」和「古里丹都」欺負他不知中國的事情，隨口抵賴，我且將理由寫在下面。

爲什麼我說「我們是不得已的纔弄得這樣壞，敵人是安心的要弄成這樣壞？」試看元年以來，至於今日，凡是坐在北京握著政權的，眞眞是隨時隨地有他們建設的機會，他們不但不去建設，反去縱他個人的私慾，平空的製造出許多亂子來，將一些建設的萌芽，都摧殘乾淨了；到今日，國勢危殆，民生憔悴，他們却一個個的趾高氣揚，視人命如魚肉，取幣藏如拾芥，是不是安心的要弄成這樣壞？

回頭看一年以來之廣東，吏治是無可言的，財政是無可言的，「賣公產」「拉夫」等等，成爲千夫所指的罪惡；然而一年以來之廣東，它的環境

是怎麼樣的？北面呢，是敵兵數萬，由江西殺來；西面呢，是鄰寇數萬，由廣西殺來；東面和南面呢，是叛兵數萬仗著敵人的接濟，由東江和高雷殺來；真真是四面受敵。革命黨的領袖孫先生，率馳驅萬里轉戰經年的兵士，周圍苦戰，不「賣公產」，拿什麼做餉？不「拉夫」，拿什麼做運輸？這兩件事一做，其他吏治財政也就不用了。敵人和叛兵方面，看準了，不剷除這些革命黨，不能在民國以內，隨意橫行，故此拚命要將他剷除。這些革命黨也知道，若被他剷除，民國必然隨以斷送，故此拚命要和他抵禦。

「我願意爲正義而犧牲的，以己之心，度人之心，則人亦必願意爲正義而犧牲。」試看孫先生的幾番演說，對於廣東現狀，真是迸出滿腔的熱血，和濺出滿眼的痛淚來，在革命黨勢力下之廣東，弄成這樣壞，真真是不得

已的，不是安心的。

難道說一句「不得已」就算了麼？不然！不然！我還有話留在後面：

我如今先要問的，是我方纔所說的，「便將廣東交給廣東的羣衆，那廣東的羣衆，也不知道承受」這一句話，究竟確不確？我以爲是十分確的，因爲今日廣東羣衆的態度，對於革命黨和革命黨的敵人與叛徒，似乎還沒有判斷。他似乎說道「最好你們不搗亂，讓我過些太平日子。」至於爲什麼搗亂，爲什麼過不得太平日子，他似乎沒有過問。有時他受了軍隊的騷擾，也知忿怒，也知抵抗，但是他似乎祇知道討厭軍隊的騷擾，卻從未研究軍隊騷擾的來源。我真佩服他在這樣亂糟糟的環境裏頭，能

過這樣毫無容心的日子；因爲這樣，他荷包裏的錢，只有被人用賭局騙了去，用強硬手段搶了去，從沒有他自動的有目的有計劃的拿出錢來。因爲這樣，一樣的出錢，不但享不著福，反賺些罪來受。這樣的羣衆，便是將廣東交給他們，他如何會承受，只有被敵人和叛從他手裏頭，一把搶了過去；不然，便是羣衆裏頭鑽出幾個劣紳土棍，一把搶了過來，將羣衆任意的侮弄，接二連三，還是不休。

我不是只知咒詛敵人和叛徒，我不是只知埋怨羣衆，我對於革命黨不得已的行爲，並沒有寬恕。我所要說的，只是要人人知道我們，釀成今日的現狀，革命黨，反革命的敵人和叛徒，漠視革命的羣衆，都應該擔負責任。敵人和叛徒，是不肯擔負責任的，至於革命黨和羣衆，卻不能不擔負

那麼革命黨和羣衆便要商量一個共同擔負的方法。

說到這里，我且舉出廣州一個現狀來，做條引綫——廣州當軍事緊急不得已而拉夫的時候，大街上，一頂三人抬的轎子，中間坐着一位姨太太，滿身珠寶，安安逸逸的，四下裏看着熱鬧，拉夫的走向前來，將中間的一名轎夫拉過去了。這時候，前後兩名轎夫，雖也能將轎子抬起，卻是風頭已大滅了。姨太太怒容滿面，很很的咒罵：「革命黨應該天誅地滅，爲什麼滅了我的風頭？」被拉去的轎夫，愁容滿面，心裏說道：「這可遭瘟了，眼見得要赴戰地工作了，幾時纔能夠回家呢？」這姨太太和轎夫兩個人，一樣的心裏不快，一樣的唉聲歎氣，卻是一個祇爲滅了伊的風頭，一個卻爲身體自由遭了意外。

姨太太的心裏頭，只要過安逸而有風頭的日子，什麼革命黨，反革命黨，全不與伊相干；只要擾不着伊的安逸而有風頭的日子，伊便什麼也不管；不然，便要咒罵的。革命黨對於這一類的人，應該怎麼樣？第一要問的，在這戰事裏頭，我自己是否和姨太太一樣，只要過些安逸而有風頭的日子？如果是啊，我自己已不是革命黨，已成了革命黨的叛徒；第二要問的，在這戰事裏頭，能否容許有一部分的人什麼都不管，只會過他那安逸而有風頭日子；第三要問的，在這短時期內，我們人類，縱然做不到人人都過平等生活的日子，卻是能否容許過分的懶惰和過分的疲勞，永永的相形著。

轎夫的心裏頭，覺得我是一輩子沒人理會的；平時呢，將這身體來做

牛馬似的生活；戰時呢，拿這性命往戰地裡送；什麼革命黨，什麼反革命黨，都和我沒相干。革命黨對於這一類的人，應該怎麼樣？第一要問的，革命黨曾否想到有這一類的人，日日過這樣的生活，可曾替他想出一個解決的方法；第二，如果想到了，想出方法了，何以不能實行？第三，這一類的人，決然是不願意過這樣的生活的，然不願意，何以忍受呢？何以不能想出一個解決的方法呢？何以有人替他想出一個解決方法，他竟不知道呢？

我們如此的一一追問下去，便可以明白革命的主義和革命所惹出來的現狀，所以不能一致的最大原因，是革命黨和羣衆還沒有真正密切的結合。革命黨雖抱着爲羣衆利益而奮鬥的目的，卻不能得羣衆自動

的助力，所以不得已的乞靈於羣衆被動的助力了。然而被動的助力，是極單薄的，是極散漫的，不但不能供達到目的之用，反而把目的蒙蔽住了；所以纔有種種與主義相矛盾的現狀演了出來；如今要除去這些現狀，惟有使羣衆明白主義的真相，惟有使羣衆知道爲革命而奮鬥，便是爲羣衆利益而奮鬥，也便爲自己利益而奮鬥；羣衆得不着利益的時候，自己決不會得着利益的，若然得着，便是羣衆的姦賊了。如此，羣衆裏頭對於革命黨，知道革命不單是他的事，知道不能將革命事單望於他，他只是羣衆裡頭一個搖旗吶喊的先鋒，羣衆卻是他的大隊；羣衆裡頭，雖然還有些人，只圖自己過些安逸而有風頭的日子，然而因爲這是羣衆所不許的，他也不能不跟着羣衆的意思做了。在奮鬥的時期之內，羣衆裡頭，雖然還是

握。着。苦。痛。準。備。着。犧。牲，也。許。痛。苦。和。犧。牲。的。程。度，比。前。更。利。害。然。而。苦。痛。是。有。代。價。的。犧。牲。是。有。目。的。的。由。被。動。的。地。位。進。而。至。於。自。動。的。地。位。不。但。良。心。安。慰。得。多，便。是。勇。氣。也。增。長。得。多。了。這。樣。做。去。眼。前。一。切。與。主。義。相。矛。盾。的。現。狀，自。然。便。漸。漸。的。消。滅。了。根。據。主。義。而。發。生。的。現。狀，自。然。便。漸。漸。的。發。生。出。來。了。

革命黨如何能和羣衆做真正密切的結合呢？第一要訓練革命黨自己，第二要向羣衆宣傳。

根據這訓練和宣傳兩個理由，中國國民黨纔有此次的宣言。宣言的第一段，將中國的現狀，毫不隱諱的，揭露出來，便和一個人將自己的疾病傾吐出來一樣；第二段，將中國國民黨的主義，詳細的解釋一過，便和對

着。疾。病。擬。出。根。本。療。治。的。藥。方。一。樣；第。三。段。將。最。少。限。度。的。政。綱，鄭。重。的。列。舉。出。來，便。和。對。着。疾。病。施。行。救。急。與。看。護。一。樣；中。國。國。民。黨。是。否。在。羣。衆。利。益。着。眼，是。否。願。意。爲。羣。衆。利。益。而。奮。鬥，看。了。這。宣。言。也。可。以。明。白。了。

羣。啊。衆。現。時。中。國。的。病。狀，是。否。如。宣。言。所。說。的？對。於。這。病。狀。療。治。方。法，是。否。如。宣。言。所。說。的？如。其。是。啊，宣。言。的。實。行，便。是。衆。羣。的。責。任。

政治與羣衆

汪精衛

這幾日內，「南洋」「同文」「文治」幾間大學，邀我去演講。我的演題是「政治與羣衆」，內容分爲幾個問題：第一問，「今日衆羣最缺乏而又最需要的是什麼？」答的是「好政治」；第二問，「如何能得好政治？」答的是「祇有革命」；第三問，「革命如何能得成功？」答的是「祇有得羣衆的協力」；第四問，「如何能得羣衆的協力？」答的是「祇有結合一個以羣衆利益爲基礎而有組織有紀律的政黨」。這幾日，就這幾個問題，逐一討論，有各異的所在，因爲特別注意之點，有時不同；有相同的所在，因爲講者雖然重複，

聽者却不是重複如今將他湊合起來，做成這一篇演說辭。

最近幾十年來，尤其是十三年來，全國人民，對於國事，都抱着精神上的無窮痛苦。在全國人民裏頭，越是有思想有知識的人，那些痛苦越是加甚。難道那些痛苦，便永遠不能解除的麼？便永遠不想解除的麼？譬如父母有病，爲人子的，越是憂心，越是着急的延醫診治；對於國事，也是如此。我們不但抱着苦痛，還要着急的想出能解除苦痛的方法。

一個人若沒有缺乏的時候，往往不知道需要，不知道需要的時候，往往不知道承受；如今既已感着苦痛了，便已是知道缺乏和需要了，便已是知道承受了。然而對於簡單的現象，或是如此，若是複雜些的現象，他的知道，便不能如此貫徹。例如一個人，饑而思食，可以說是因缺乏而知道

需要，及其得食，可以說是因需要而知道承受；然而那些食料裏頭，是否適宜於衛生，是否適宜於這個人的體質？也許這個人體質上所必須避忌的質料，這裏頭的質料，這裏頭剛剛沒有，也許這個人體質上所必須避忌的質料，這裏頭剛剛存在，如此則食了下去，往往非徒無益，而且生病。他所承受的，未必是他所需要，他所需要的，未必是他所缺乏；換一句話說，他所缺乏的，他不知道需要，他所需要的，他不知道承受，吃飯是一件最容易的事，尙且不容易知道；蘇格拉底每舉一事問人「你知道了沒有？」那人答道「知道。」及至蘇格拉底逐一的問下去，那人畢竟是不知道。如今我舉吃飯這一件事來做個例，已是如此。國事比較吃飯，複雜何止幾倍，所以我們對於國事，要想救治，不能不先問一句道：「他所缺乏的是什麼？他所需要的

是什麼？」

好逸而惡勞，是人類的天性，好生而惡死，尤其是人類的天性，如果告訴他道，「這件事情，你是必須去做的，」他根據了好逸惡勞的天性，搖頭不肯去做；如果告訴他道，「這件事情，你如果懶着不去做，你便要死在眼前了，」他根據了好生惡死的天性，沒了法，也只得搖搖頭，嘆口氣，終於去做了。從前進化學者說，「進化是人生幸福所必須的，」有許多人，搖搖頭，不答應；你說是，「有飛機，有汽車，有汽船，交通便利，是人生的幸福，」他卻說是「鄰國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，纔是人生的幸福，」你拿他怎麼樣呢？如今進化學者卻說，「進化是人生所必須的，」這句話，無異告訴他道，「人家已經用着飛機，用着汽車，用着汽船，一直圍

進了你家裏來了；你若還是用獨木輪的手車，用大眼鷄的帆船，來抵禦他，你如何逃得命過！人家已經用着機關砲，用着機關槍，來攻殺你了；你若還是用馬步弓箭，用大鳥槍，來抵禦他，你如何逃得命過！還怕你不隨着美洲的紅人非洲的黑人，澳洲的棕色人，一齊的等着滅種嗎？——這樣一說，進化雖然是極討厭的，極可惡的，使我們不能舒着懶筋，吃太平無事的飯，睡太平無事的覺，然而性命要緊，沒奈何，只得硬着頭皮，向着進化那條路走，口裏頭雖然喃喃的怨恨不絕，腳步卻已是不能不挪動了。除非我們充什麼佛和菩薩，念念有詞的道「涅槃」「滅度」「懶得極了，索性連生也不要那麼，我們只好離了這有生物的活星球，搬到無生物的死星球裏去住。如其不然，那就不能偷懶，一定的要向着進化那條路走。物質方

面。是。如。此。精。神。方。面。也。是。如。此。精。神。方。面。的。進。化。和。物。質。方。面。的。進。化。原。沒。有。兩。樣。的。形。式。人。家。已。經。解。決。了。貴。族。和。平。民。之。爭。君。主。和。人。民。之。爭。如。今。要。進。而。解。決。富。人。和。貧。民。之。爭。了。我。們。如。果。還。是。在。這。里。做。什。麼。帝。制。的。夢。復。辟。的。夢。以。至。於。什。麼。托。辣。斯。的。夢。那。麼。我。們。的。前。途。只。有。兩。步。第。一。步。是。亡。國。第。二。步。是。滅。種。我。們。如。果。說。不。怕。那。便。沒。奈。何。我。們。如。果。還。有。三。分。的。不。忍。人。之。心。我。們。惟。有。硬。着。頭。皮。大。踏。步。的。向。着。國。內。和。世。界。上。那。些。對。於。貴。族。的。平。民。對。於。君。主。的。人。民。對。於。富。人。的。貧。民。大。聲。吶。喊。道。一。我。來。參。加。戰。綫。一。除。了。這。樣。再。也。沒。有。第。二。條。生。路。可。走。以。上。這。兩。樣。是。明。明。白。白。的。無。可。疑。的。我。們。今。日。最。缺。乏。的。是。什。麼。和。最。需。要。的。是。什。麼。似。乎。也。可。以。知。道。了。

然而今日羣衆的情形，似乎還不大知道。辛亥革命的時候，有許多
人歡歡喜喜的說道：「唉！如今好了，從此大家可以食便宜的米了，似
乎羣衆的缺乏和需要，是「食便宜的米，」這誠然是不錯的；可惜的是剛
纔下種，便想吃飯，把中間一大段耕耘收穫等等辛苦的工作，全忘卻了。
不到一年，大家便覺得革命太費力了；有一位老先生，撇着鬍子的說道：「
吾儕小民，有幾許的命，來禁得你二革三革四革五革六革七革哉！」這
幾年來，大家不但是革命二字不用提，索性連政治二字也不用提了。提
起革命，說是「搗亂」，而且唉聲歎氣的說：「今日的人心，已經厭亂到極
點了；」提起政治，說是「齷齪」，似乎這只是那些軍閥和政客專制的名
詞，和一般人民沒有關係的；那麼，我要問問他，今日羣衆所最缺乏，最需要

的，是什麼？到底是什麼？

教育麼？實業麼？

這誠然是羣衆所缺乏和需要的，教育實業如果進步，國內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，自然也便進步了。却不知道教育實業能有進步，正和方纔所說「食便宜的米」是一樣的話。因爲這已是結果，不是原因啊！沒有政治進步，而教育實業不進步的，也沒有政治不進步，而教育實業進步的；自消極方面說，教育家實業家苦心孤詣，日積月累，得來的成績，壞政治一刻的工夫，可以將他掃蕩得乾乾淨淨；自積極的方面說，壞政治如果存在，斷不容教育實業得有進步的機會。我說，句話，並不是灰教育家實業家的心也，並不是不將教育實業放在眼裏，我只要證明政治及於教育實業的影響，使一般從事教育實業者，不要忘了政治。

我們先最要明白的，政治是什麼東西？政治二字，經了學者不少的解釋，我以為最顯明最切要的只有一句：便是政治所以為人民生命自由等等之保障。在君主專制時代，人民的生命自由等等，是自己不能保障，而靠君主為之保障的；所以君主賢明的時候，人民便靠泰山一般，安然無事；君主昏暴的時候，人民便受君主的蹂躪，叫苦連天，無所逃命了。人民上了這種老當，知道把自己的生命自由等等，交給人去保障，是危險的，所以把保障之權收了回來，自己來做自己的生命自由等等的保障。這便是民主政治。若是國體雖號為民主，而實際上政治權力全操在腐敗的官僚和暴橫的軍閥手裏頭，那民主便空有其名了。實際上人民的生命自由等等，已經不由自主，而操在那些官僚軍閥手裏頭了。不向他們手裏

頭，一把的奪了回來，生命自由等等尙且不由自主，還有什麼教育什麼實業可以講呢？不嫌瑣細的說，一國的收入，人民滴滴汗滴滴血所匯合而成的一國的收入，全放在官僚軍閥的荷包裏，試問教育家拿什麼做科學的設備呢？自然只好拿粉條黑版講科學了。物質進化的方面，還有指望麼？至於精神方面，只怕集會出版的自由，也不能得着，更不用說實行了。精神進化的方面，也只好和東晉人清談似的，過這一生一世了。教育如此，實業可知，算來算去，除了掛外國的旗，來保護自己的財產，竟沒有第二個方法，這也不忍多說了。我們如果知道教育和實業是羣衆所缺乏的所需要的，便更要知道教育和實業所缺乏的所需要的，是什麼東西？所以凡是熱心於教育和實業的人，同時不可不熱心於政治，使眼前的

壞政治變成好政治；好政治的最大限度，是人民能自己保障自己的生命自由等等。到那時候，人民纔能將他的生命自由等等去發展教育和實業；故此教育實業的發展，是在好政治實現以後的。

如今要問我們如何能得到好政治呢？在民國以前，國人對於這問題的解答，已不一致，有些主張用革命手段的，有些主張用非革命手段的，這非革命手段，便是所謂立憲派的口頭禪，我們問他道：「你的『憲』是要誰去『立』呢？自然是要人民去立的，那麼，人民在沒有解除壓迫以前，如何能得到立的機會？所謂解除壓迫便是革命了。你一面要人民立憲，一面又要人民不革命，是什麼意思？」這些問題，他始終沒有解答，所以到底要革一回命，纔得到中華民國的臨時約法。然而國人裏頭，用

非革命手段可以得到好政治的夢想，始終沒有拋卻。所以民國六年夏間督軍團作反，毀棄約法，西南起了護法軍的時候，北京有一部分政客，便曼聲的說道：「我們是立憲的國民黨，不是革命的國民黨」他們說了這話，便躲開了護法軍的關係，安心樂意的在北京腐敗官僚裏頭，成功了蛆蟲化。他們的用心如何，此時不去說他，只是他們看得憲法是一件事，革命又是一件事，絕對沒有因果連帶的關係，那真未免過於穩健了。對於國憲是如此，對於省憲也是如此，所以什麼國憲咧，省憲咧，在人民看來，是一張絕無意義的具文，卻是在人民之敵看來，卻是一種極有興味的裝飾品，可以隨時拿來遮掩他無量數的罪惡的，若要想憑藉這麼樣的立憲，來得到好政治，真真是風馬牛不相及了。老實一句話，憲法是革命得來

的。結。果。不。是。革。命。的。替。代。品。以。爲。立。憲。可。以。替。代。革。命。是。絕。對。的。虛。僞。不。但。是。錯。誤。而。且。是。罪。惡。

非革命的手段，除了立憲說而外，還有好人政府說。我在此表明一句：主張好人政府說的，有些是我的朋友，我如今批評這一說，並沒有鄙薄他們的意思；不過我不能不照我良心的判斷，直說出來。我以為這一說，比較立憲說，是進一步的，立憲說是祇要有一「憲」，不管什麼人去「立」，人民不能立，那麼，滿洲政府去立也好，把持中央的大軍閥去立也好，把持一省的小軍閥去立也好，所以他的結果是喚起假立憲的罪惡。好人政府，卻能注意於在政府裏的是什麼人？能標明在政府裏的，必須是好人。這不是已進一步麼？只是他所短的，是沒有估量他所謂政府的價值；可憐

得。狠。他。意。中。的。政。府。不。是。以。人。民。爲。基。礎。的。却。是。以。一。種。特。殊。勢。力。爲。靠。山。的。這。一。種。特。殊。勢。力。混。名。是。太。上。政。府。他。意。中。的。政。府。對。於。這。太。上。政。府。國。務。總。理。不。過。是。一。個。紀。綱。之。僕。國。務。總。長。不。過。是。一。羣。管。賬。的。或。是。跑。腿。的。只。怕。還。跟。不。上。呢。這。樣。的。政。府。還。有。什。麼。價。值。却。要。大。把。的。將。些。好。人。塞。在。裏。頭。可。憐。得。狠。那。些。好。人。塞。在。裏。頭。之。後。都。變。成。壞。人。了。至。少。也。變。成。無。用。之。人。了。好。人。政。府。的。作。用。在。哪。里。呢？須。知。這。太。上。政。府。除。了。人。民。革。命。的。力。量。沒。有。第。二。種。力。量。可。以。將。他。打。破。；生。息。於。太。上。政。府。之。下。以。太。上。政。府。爲。靠。山。的。却。想。要。矯。正。太。上。政。府。真。真。是。螳。臂。當。車。的。故。智。了。而。且。這。太。上。政。府。還。有。個。太。上。政。府。在。他。的。上。頭。太。上。政。府。對。於。他。已。是。一。重。奴。隸。政。府。對。於。他。便。是。二。重。奴。隸。不。用。說。矯。正。連。趨。奉。還。來。不。及。呢。老。

實一句話，政府屈服於軍閥之下，軍閥屈服於國際帝國主義之下，在這屈服復屈服的狀況中，要想發生好政治出來，比緣木求魚，豈不更難十倍。所以好人政府，終於是壞人政府，或是無用人政府的命運了。

這樣說來，我們欲得到好政治，至少要經過兩番工作，一是打破軍閥的工作，一是打破國際帝國主義的工作。這兩種工作，便是革命。在革命未成功以前，好政治是不會實現的。

如今要問革命如何能得到成功呢？上頭所述，羣衆所最缺乏的最需要的，是好政治，欲得到好政治，惟有革命；然則革命兩個字，真是今日羣衆求生存的不二法門。全國人民，無論是教育界、實業界、以至等等界，都應該同心一德，向革命那條路，大踏步的走去。如果這樣，我敢信革命早

已。成。功。了。只。是。這。不。過。是。一。個。理。想。自。有。人。類。以。來。自。有。人。類。歷。史。以。來。從。沒。有。一。次。是。全。國。人。民。一。齊。奮。起。去。做。革。命。的。起。頭。的。時。候。總。是。止。有。少。數。的。人。看。準。了。羣。衆。的。缺。乏。和。需。要。奮。不。顧。身。的。爲。革。命。的。提。倡。者。其。始。不。惟。不。能。羣。衆。的。同。情。而。且。反。博。得。羣。衆。的。怨。恨。和。詛。咒。爲。什。麼。呢？就。是。剛。纔。所。說。羣。衆。的。缺。乏。和。需。要。羣。衆。自。己。還。不。知。道。既。然。不。知。道。那。同。情。何。自。而。來。呢？一。直。到。羣。衆。漸。漸。的。知。道。了。也。就。漸。漸。的。有。些。同。情。於。革。命。的。了。只。是。在。羣。衆。裏。頭。還。是。極。少。數。的。在。那。時。候。如。果。革。命。的。敵。人。力。量。雄。厚。立。刻。將。他。擊。破。他。於。擊。破。之。後。再。團。結。起。來。數。量。必。然。加。增。這。還。不。必。耽。心。倒。是。革。命。的。敵。人。力。量。如。果。脆。弱。一。時。就。被。他。推。倒。他。推。倒。敵。人。之。後。反。而。自。己。有。些。站。不。住。了。何。以。故。呢？那。時。候。的。羣。衆。知。道。革。命。爲。羣。

衆所缺乏所需要的，還是很少，同情於革命者，還是很少，爲羣衆而革命的人，得不到羣衆的同情，如何能得到羣衆的協力；於是反革命者乘間而起，羣衆對於革命者與反革命者及於羣衆之利害如何，還沒有弄得清楚，自然便等量而齊觀，再加以反革命者對於羣衆用些迷惑的工夫，羣衆的同情，反而傾向於反革命者了。在那時候，革命者宛如孤軍突入重圍一樣，敵人的包圍，一步緊似一步，而自己的後繼，竟至於踪跡全無，於是灰心者便成了潰卒，變節者便成了降兵了。一場革命的失敗史，也就於此結束了。所以革命的時候，所怕者不是敵人，卻是大多數不了解的羣衆；革命的挫折和失敗，不是原因於敵人之打擊，卻是原因於羣衆之不了解。我如今將試十三年來中國革命之經過，來證明一下。中國的革命，倡始於

孫中山先生，經二十餘年之奮鬥，方纔得到辛亥的結果，只是辛亥的結果，是什麼呢？三民主義，在辛亥之役，成就了沒有呢？民族主義所要求的，一是國內諸民族之平等，二是對於世界中國民族之獨立，自從清帝退位五族共和，民族主義之第一目的，可以說是達到，第二目的，還卻沒有開展呢。至於民權主義，僅僅掛起了一塊中華民國的招牌，民生主義，便連萌芽卻還沒有，這樣的結果，總算是微乎其微了。然而這微乎其微的結果，已經是極不容易的。辛亥革命的時候，社會上流行一種標語，就是「不要爲異族殺同胞」這種標語，不但革命黨人極力宣傳，便是各種社會也同聲肯定，在當時成爲一種不可抗的勢力，根據於這勢力，所以有民族主義的一部分成就。滿洲末造，傾注全力於練新軍防家賊，然而他所練的

新軍在南方的，都受了「不要爲異族殺同胞」的感化，成爲反正的軍隊；便是在北方的，也不免多少受了這樣的暗示，以致搖動了軍心；於是練新軍防家賊的政策，結果是適得其反，簡直可以算是練新軍以自殺了。革命黨所怕的不是敵人的勢力，於此可以得一證明。然而「不要爲異族殺同胞」的標語，不是倉猝之間製造得出來的，歷史的留遺，和環境的壓迫，使革命黨人的宣傳，能鑽入羣衆的耳裏，喚起了他的自覺，真不知經過了多少浸漬醞釀的工夫呢。其他民權主義，民生主義的宣傳，在那時候，比較起來，是沒有同等的質量的，所以也不能有同等的效力了。試看元二年間，革命黨人，要求民權主義，民生主義的實現，有所動作，不但不能得羣衆的協力，反而惹得羣衆的嗔厭，被袁世凱看出破綻，便利用羣衆的嗔

厭，將革命黨人打得一敗塗地。辛亥之役，革命黨人，驅逐滿洲，非常之快；癸丑之役，袁世凱驅逐革命黨人，也是非常之快；可見得革命黨不是失敗於袁世凱，還是失敗於不了解的羣衆呢。革命黨所怕的，不是敵人，卻是大多數不了解的羣衆，於此又得一證明了。癸丑之役，革命黨人看出袁世凱是要背叛民國的，所以有討袁之舉；因為羣衆的不了解，以至於失敗。三四年間，繼續討袁，都是繼續失敗，直至四五年間，袁世凱顯然的背叛民國做皇帝了，於是羣衆裏頭，漸漸的知道革命黨人的標榜討袁，不但是一種先見，而且是一種萬不得已之所爲了。辛亥之役，社會上流行的標語，是「不要爲異族殺同胞」丙辰之役，社會上流行的標語，是「己經是民國了，如何又要做皇帝」。這兩種標語，有同等的效力；前一種標語，能

使清帝退位；後一種標語，能使洪憲帝制取消；後一種標語，也不是倉猝之間製造得出來，至少也可說是由二年至五年間，無數革命人的心血頸血，浸漬醞釀而成的。丙辰之役，袁世凱所有的兵力，較之癸丑之役，更爲雄厚；癸丑之役，他能將革命黨人打得一敗塗地，丙辰之役，革命黨人和向來非革命黨人，一齊的立於反對袁世凱的戰線上，袁世凱不但不能打破他，反而自己衆畔親離，終於做了塚中枯骨，和他的祖宗袁術，地下相逢，做個愁人說與愁人道了。革命黨所怕的，不是敵人的勢力，於此又可以得一證明。辛亥之役，社會上以爲清帝退位便完了事，丙辰之役，社會上爲袁世凱取消帝制，便完了事，一切民權主義，民主主義，所必須的工作，都撇在腦後，有人要求民權主義，民主主義的實現，羣衆對於他，表示冷淡和嗔厭。

和元二年間，竟差不多；因為這樣，所以一個袁世凱死了，無數的小袁世凱，依然存在，宛如董卓死了，李催郭汜樊稠張濟一齊出來，他們的撒潑，比董卓還要兇些。他們以為袁世凱的一生，都沒有錯，所錯的，只是做皇帝一樁事；他們祇要不犯此着，便做什麼都不要緊的，於是亂糟糟的，一直糟到今日，還沒有個收拾。我們試想，他們的力量，能比袁世凱大嗎？他們的

手段，能比袁世凱高嗎？何以袁世凱不能生存於丙辰之役，他們卻居然能生存至於今日呢？若不是社會故意縱容他們，他們何至於此。革命黨所怕的，不是敵人，卻是大多數不了解的羣衆，於此又得一證明了。經過了元年和五年的覆轍，國裏頭有知識有思想的人，都向革命黨人嚴重的責備，說元年之役，不應該與袁世凱調和妥協，五年之役，不應該與一班

小袁世凱調和妥協，以致革命事業不能貫徹，而內亂反致延長；這樣嚴重的責備，可以證明國人知識思想之進步，和證明國人對於革命關係之親密，革命黨人當然是甘心承認的，也當然是勉力改過的。只是六年以後，護法之役，其結果又何如呢？護法之役，起於六年夏間，迄於十一年夏間，時間的經過，比起辛亥之役，延長得多，用兵的區域，比起前兩役，也擴大得多，似乎那及於羣衆的影響，自然比較的更爲深切著明了。十一年六月初，吳佩孚襲用袁世凱以來傳統的政策，贊成護法，黎元洪入京，取消六年解散國會之非法命令，表面上似乎是全然服從革命黨的主張了，裏頭卻是和袁世凱的贊成共和一樣用意。那時候，革命黨的態度，該怎麼樣呢？諸君總還記得：六月六日孫中山先生有一篇宣言，這宣言的內容，先

是對於直軍將士之贊成護法，表示欣慰，隨後便主張把現有兵士之一半，改爲工人，作爲停戰條件，把全數兵士，改爲工人，另編國防軍，作爲和平統一的條件。這宣言的意義，非常嚴重，可以算是民國以來第一篇吃緊的文字，也可以算是民國十一年以後安危治亂的關鍵。何以故呢？剛纔不是說過，國人歸咎元年五年兩役之調和妥協麼？元年的時候，革命黨人和袁世凱有對抗的兵力的講和之後，歸於統一，南京留守，將所轄的各軍，大裁特裁的，裁撤了第八師的一師，廣東都督，將十餘萬民軍裁撤了二師一旅；而袁世凱呢，卻在北方，招兵不已，還恃着大借款來擴充軍實，所以未講和的時候，革命黨手裏拿着一把刀，袁世凱手裏也拿着一把刀，講和以後，革命黨將手裏的刀，交給袁世凱了，袁世凱却將兩把刀都拿起來，把

革命黨殺了下去。五年的時候，也是如此，和平咧，統一咧，無非哄革命黨人將手裏拿着的刀，交給北京政府，北京政府就拿着這刀，來殺革命黨人。這樣的結果，不是革命黨的倒臺，却是國民的倒臺。因為第一次革命黨失敗之後，洪憲帝制便跟着出來；第二次革命黨失敗之後，督軍團造反便又跟着出來了。如今孫中山先生宣言的用意，便是對於前兩次的覆轍，謀一個矯正的方法，他注意於和吳佩孚商量我的刀如何安放，你的刀如何安放，安放之後，彼此都不能隨意的便拿出來，這纔真是和平，真是統一。國人如果想起了元年及五年的往事，念及六年以來的創鉅痛深，料得定是一致贊成這宣言的辦法，而且是一致督促其實行的。誰知不然，一萬個不然，那時候的輿論，對於這宣言，不是全不理會，便是冷嘲熱

諷的說道，「你護法的目的，已經達到了；還鬧些什麼呢？是不是還戀着些什麼呀？」代表全國知識界的是學界，代教全國學界的是北京大學，北京大學一班教授，便致電孫先生，說的是：「護法成功，應即下野；」全國最高的學府，還這麼說，其他可想，於是潛伏在北伐軍背後的一班驕兵悍將，平日還是有所憚而不敢發的，至此得了題目，便一哄而起的「請孫下野」了。六年以來，護法軍的根據地，便摧毀無餘了；曹錕的賄選運動，便從此開始了；一班自稱國民代表的國會議員，便戡戡然的趕入豬圈子裏了。到底這一次革命黨的失敗，其原因在哪里呢？從前兩次，說是失敗於調和妥協；這一次，是不調和妥協了，何以仍是失敗，而且失敗得比前兩次還迅速，還凶慘？其原因到底在哪里呢？是失敗於吳佩孚麼？不

是，那時候，北伐軍還沒有和吳佩孚接仗呢！是失敗於一班造反的驕兵悍將麼？也不是，那時候一班驕兵悍將，分明是還有所憚而不敢發呢！算來，算去，除了失敗於羣衆的，不了解，沒有第二樣說法。革命黨所怕的，不是敵人，卻是大多數不了解的羣衆，於此又得一證明了。以上種種，都是十三年來中國革命經過的事實，革命和羣衆的關係，於此已可以完全顯出。待羣衆了解，然後革命，不過是一個理想；而羣衆不了解，革命不能成功，又有許多經過的事實來證明其不謬。然則革命黨，惟有一面自己努力於革命，一面努力于求羣衆的了解，革命運動不必待羣衆了解而後開始，卻不能不待羣衆了解而後成功。

如今要問如何纔能得到羣衆呢？國內的軍閥和國際的帝國主義，

如此勾結，如此壓迫，眞眞是存亡危急間不容髮，若待到羣衆慢慢的了解過來，然後革命成功，那眞眞是遠水救不得近火了。所以我們今日，不能想出一種催促羣衆了解的方法，也就是縮短革命期間的方法。這方法第一要問的，我們是不是要爲羣衆利益而奮鬥。如果不是，那就與羣衆毫無關係，或者竟是羣衆的敵人，什麼也不用說了；如其是的，我們終可以得到羣衆的了解。於是第二要問的，我們如何能使羣衆快快了解。須知羣衆的意思，是散漫的，是暗昧的，這是進步遲慢的總因；我們如果要催促他進步，須要將他的意思整理起來，顯著出來，我們能夠集中羣衆的意思，纔能夠集中羣衆的力量；於是第三要問的，我們如何能集中羣衆的意思和力量。我們可以答道，除了結合一個人有組織有紀律的黨，沒有第

二。個。方。法。關於這一層，一時也解釋不盡，中國國民黨已有了宣言和章程，民國日報因此發行了一種特刊，將宣言和章程，載在上面，還有幾篇論文，附在後頭，都是對於這一層，加以解釋的，我也不用複說了。

我所講的大意是如此；至于如何去解除這幾十年來尤其是十三年來對於國事之痛苦呢？在於全國人民，尤其在於全國人民裏頭有思想有知識的人了！

井
井 6
227

政治與革命

四頁

增訂 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

戴季陶著

全一冊定價一角五分

思想界的紛亂極了，中國國家的社會的危機逼緊了，怎樣救中國國家的社會危機，請看這一部書！

全書經戴先生自己校正過，並增加了四分之一。看過第一版的，務必請看第二版。

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初版

中國國民黨講演集第二集全一冊

每冊實售小洋八分

外埠酌加郵費

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

編輯者 民智書局

印刷者 民智印刷所

發行者 民智書局

分售處 民智書局分店

總發行所 民智書局

（七四七）

128
1284C

